

登翼云览胜

“遥观势若垂天翼，今日登临戾碧空。望尽雄城铺地远，心随峻岭荡春风。”一首《翼云兴怀》之诗，让我的思绪归至这座枣庄地区最高的山峰——翼云山，亦称高山。

遥想古时，枣庄境内方国林立，薛国、滕国、小邾国成为齐鲁文化之滥觞。而小邾国的国都就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境内。西集背靠着巍巍青山，面对着汤汤十字河，那儿是龙脉，对于讲求风水的古人来说，在此地选址建城实在是明智之举。由之，我思索着，有峻岭的地方，一定会有雄城吧？翼云之阳会怎样呢？这种疑惑在脑海中徘徊了多年。

前些日子，偶有闲暇，便走进山亭，走进林海果园，走进这一锦绣的魅力之地。

走进群山的怀抱，犹如探寻春的源泉、心灵的萌动之所。通途一直延伸到它的脚下，画嶂连绵如众星拱月般，一座山俨然一只展翅欲翔的雄鹰，锐目而视，张着双羽正将庚天；气势恢宏，更如一幅雄鹰展翅图。

路在脚下蜿蜒盘旋，一路碧树苍翠欲滴，鸟鸣声声，村墟浮烟袅袅，一派田园风光，让人感

知山亭的淳朴、地道的乡味。“青霭苍山近，驰神志欲宽”，地欲高而心怀广，景欲秀而神欲惊。

沿西麓而上，渐渐地，自然的神奇被人文所妆点，看到了石碑、残阶。据说由条石砌成的阶梯是中国同盟会成员张锦湖出资所建。而今，石阶斑驳陆离，张锦湖已作古，但他的足迹与成就却存在以之为豪的此地人的心间。

不觉间，步入崮顶之下，见小径绵延，其下万丈深渊，其上壁立千仞，翠树扎根巨岩，草木从簇下，犹如进入桃源之境。回首处山高壁立，寻觅间云浮翠流。或造化出神秀，或人工出奇异。山风响簌，翠树摇影，一瞥间，前人的题字石刻赫然壁间。举步间道路更险，曲径更为窄小，朋友说前面有银锥洞，而今一翁筑简易房舍于石崖间隙，过着深山隐居的生活。从村翁一脸的欣喜，可体味到其在四季更迭、日升日落间的闲适与欢欣。

洞上为翼云之西峰，踏吊桥关而上，登临顶峰，放眼望去，四下开阔，群山浩渺，如波涛翻卷，整个山城尽收眼底，只见街衢纵横，世纪大道远接天际，层楼林立，翼云阁崔嵬拔天，紫云

□ 侯铭

湖如玉镜镶嵌其侧。于斯可尽情领略山亭之繁华与锦绣。曾记得古籍记载山亭一名的来历：山亭，在高山前，烟菟城后，飞云台上，传说为烟菟丞相所筑，山亭之名以此，亭废台尚存。斯时，我思着烟菟城，而今建为山城，其地背靠着翼云山，怀揣着十字河北支等众多水，岂非宝地哉？

行走在两峰之间，悠然步入其中，是有无限之感慨。耕耘云间，播种天表，似仙境而在人间。于是，乐在心间，为此，欣然去山之阴，汲一勺清泉以泽登临之趣。

我最乐的是去东峰。东峰壮伟，有其人文之神韵，步石阶而上。渐渐地，古庙肃然，残碣卧于草间，清朝的石碑林立，这便是泰山行宫，新建的庙宇泰然山顶，让人在今朝谛思着岁月的沧桑，世事的邈远。据说，正月十五周围的百姓来此祭拜上香，香炉里的灰烬厚积，想来此地是山民的精神家园，也寄托着生活美满、事业腾达之希冀。

立于山巅，任凭山风呼啸，骄阳横亘天宇，四下一片壮阔，更显阒静。抬望眼，远处群峰屹

立，鲁南七十二崮仿佛要相拜而来，斯时，让人想到这林海果园的旖旎风景：那洋溢着自然和人文气息的抱犊崮，那造化天成的熊耳山……天工钟灵，有山有水的境地是多么的让人心神驰往。望着满山郁郁葱葱的景象，不禁想到长红枣的甘甜、洪门葡萄的晶莹、水泉樱桃的味美……深山毓佳味，临于此怎能无诸如此之念想呢？

极目而望，石咀子水库碧波荡漾，浮于群山之际，山水相偎，瑰丽无限。风儿吹来，我仿佛听到游赏之乐，送目而观，山下的小丘上，人来熙攘，朋友说那是石板房旅游区。由此而知，勤劳的山亭人依山而生，居山而长，留下了这举世少见的民居，在建筑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而今此地成为旅游区，四方游客纷至沓来，一睹这深山的珍秀。山下一片喧闹，视野中，车辆绵延于远方，直接山城。

赏览间，游云划过骄阳，金光透过云层射下，四下蔚为壮观。登临此，在枣庄最高峰，升腾心境的不仅是“一览众山小”的情趣，还有对“敢为天下先，敢吃天下苦”的山亭精神的敬仰。

一叶成师

□ 龚安明

在轮回的轨道上
每一片树叶
都是修行千年的智者
顺时生 适时落
似乎有灵敏的嗅觉
从未将机遇错过

对于新生
叶子们兴高采烈
站在枝头上
拥抱太阳 积极向上 迎风歌唱
像万千只手
为生活加油鼓掌

当太阳移情南方
叶子不惜耗尽自己的青春
吸纳落日的金箔
为尘世披上成熟的盛装

面对生死
每一片叶子都能心平气和
如果萌芽时是一首诗
飘落时舞动的音符
就谱成一曲壮美的歌
没有悲戚的飘零离别

时值初冬
浩荡的落叶
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历史的话剧再一次重复
每一片落叶
都像一位无言的师者
诠释生命之路

南大堰咏叹调

□ 吴兆雷

南大堰位于枣庄城东3公里的西王庄乡丁庄村东南，1996年经省、市考古专家勘察、考证，这里过去是殷商古城遗址。该古城西北角坐落在206国道路沿，距地表0.7米，其墙体高度约4米，面墙向南与拐弯的206国道处，继续向东延伸，其长度还有待考证。这是继古滕国、古薛国之后，枣庄境内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但多年来由于疏于管理，使本应重现光辉、造福于人类的南大堰古文化，即将淹没于草丛中，空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与南大堰遭遇同等厄运的还有古城遗址周边的名胜古迹。现在堰东的王知县府和堰北的蔡状元楼早已坍塌，仅存的堰南刘伶古台和堰西柏桃岭，也已是冷落荒野，即将被无情的岁月吞噬。

刘伶是大家熟知的魏晋时期的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他一生放荡不羁，狂饮无度，曾作《酒德颂》。《峄县志》对他介绍的比较清楚：“刘伶字

伯伦，沛国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怀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与阮籍、嵇康等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锸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世人多知刘伶遁世狂饮，其实他是借酒消愁，不得已而为之。明代文学家贾三近分析：‘世以公徜徉泉石，留恋杯酌，谓公酒人也，然公岂酒人哉！王室陆沉，忠臣涕泪，广陵凋绝，文士兴嗟，公于时事重有慨焉，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又曰：“公固达人也，非酒人也。”由此可见，刘伶寄情于酒，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他郁郁不得志，为寻找寄托，每日飘飘于酒乡梦境，最后仙逝竹林，葬于堰南四里许的冯刘耀村。

刘伶为一代人杰，后世文人骚客、达官贵人多慕名祭奠，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可时至今日，却墓去台冷车马稀，实在令人嗟叹。

堰西的柏桃岭更是荒凉，光秃秃的荒岭饱尝时光的煎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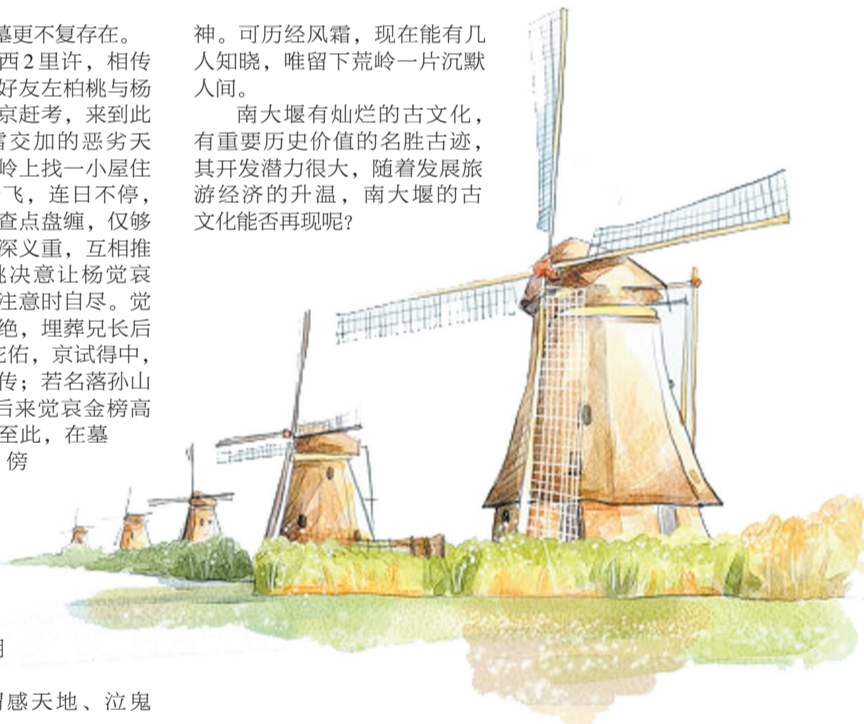
那传说中的义士墓更不复存在。

柏桃岭在堰西2里许，相传过去有两个同窗好友左柏桃与杨觉哀，他们同赴京赶考，来到此岭，正赶上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两人只得在岭上找一小屋住下。谁知大雪纷飞，连日不停，待雪停时，他们查点盘缠，仅够一人用，他们情深义重，互相推让，兄长左柏桃决意让杨觉哀去，就趁觉哀不注意时自尽。觉哀发现后悲痛欲绝，埋葬兄长后发誓：“若皇天庇佑，京试得中，当为兄树碑、立传；若名落孙山则同葬一处。”后来觉哀金榜高中，受官后赶紧至此，在墓前泣不成声。傍晚，柏桃显灵，说他于地下为土人所欺，遭遇凄惨，觉哀随拔剑自刎，与柏桃同葬一处，朝夕相处。

此故事可谓感天地、泣鬼神。

神。可历经风霜，现在能有几人知晓，唯留下荒岭一片沉默人间。

南大堰有灿烂的古文化，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名胜古迹，其开发潜力很大，随着发展旅游经济的升温，南大堰的古文化能否再现呢？



1

枣庄作家作品·连载

榴花

王庆利

从被磨得溜光水滑而又坑坑洼洼的石板，还有前边那个小石桥上斑驳的栏杆，就能看出这条街道有了些年月了。在这条老临城街道上，有一个老字号穆馆，不冷不热的季节，穆馆前就会摆一个长条儿，喝穆者点一笼猪肉包子，自取一碟咸菜，抓几个蒜头，围茶几而坐。时间长了，如果主人再懒点，那个茶几就会很脏，附着着黑色的油腻物。所以，一般好穆的人，大都是些好说话的市井小民，或实实在在、不甚计较的庄稼人。

但是，你不要以为，在那天早上，那个身穿粗布衫，头顶席夹帽，坐在掉了半截腿的破马扎上，守在脏乎乎的茶几一头，端着个粗瓷碗喝穆的人，真的是个一脸黝黑的庄稼汉子。其实，他是小白脸，日本便衣队长，汉奸胡继承。

席夹下，胡继承那双滴溜乱

转的贼眼，在行走于这条老临城街道的路人中搜索。这时，走上小石桥的一高一矮两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他认出那个穿长衫、戴毡帽的高个，是谢家的二公子，也就是我那风流倜傥的小舅——谢鹏；另一位，长着一脸毛胡子的黄发老外，就是被人们称为疯癫和尚的德国传教士，他叫比尔。在谢鹏和比尔走下小桥，往穆馆这条胡同拐来时，胡继承低下了头喝穆。喝穆的胡继承听见谢鹏正与长相敦实的老外说话：比尔先生，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是我确实太忙了，没有多少时间参与。

“这不是大问题。”比尔用磕磕巴巴的汉话说，“这是信仰，不在于一个礼拜去几次教堂，也不在于每天念多少经文，而在于以耶稣的福音来充满每天的生活。”

谢鹏说让我考虑一下吧，但现在，我还是想先给你介绍一个人。

“你说的是榴花吧？”比尔说，“我知道，上次你就推荐了她，可是她没有文化。”

谢鹏说：“人教会还非得要多少文化吗？只要愿意接受天主教的爱，这就足够了，其实，我理解，任何一种信仰，都是一个相遇，关键看缘分。”

比尔说：“你说得对，可没有文化就不懂得研究，只是随大流，也不可能是个好的布道者……”

人走过去了，话就听不清了。但，目光可以跟出他们很远，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猎狗，凭敏锐的嗅觉，即能判断猎物的去向。放下粗瓷碗的胡继承，耸耸鼻子，用目光跟踪着他的“猎物”，直到他们消失在墙角，嘴里无声地念叨出两个字：榴花？

榴花是我的表妹，我外祖母向玉清的姑表妹。一年前，榴花借住在我外祖父谢开来家，帮着处理些家务，用现在的话讲，其实就是做女佣。这不，正忙着挂纱帘窗的她，当听见汽车的声音时，就知道表姐和表姐夫回来了，于是赶紧走出去迎接。

谢开来和夫人向玉清分别从车上下来，走进悬挂着“谢府”

扁牌的门楼，来到散发着月季花香的院落，迎面碰上榴花。榴花接过谢开来的外衣，又从向玉清的手里接过提包，顺便告诉她：小姐放学了，正在吃点心呢。

怎么又小姐小姐的。向玉清说，她是你外甥女，你叫她果果就行了。

正说着呢，从堂屋里跑出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嘴里喊着娘，飞快地奔向向玉清。在小女孩的身后，跟着一个比她小点的男孩，也向这边跑。在向玉清张开怀抱，刚搂住小女孩的时候，几步开外的男孩突然一下子摔倒了。谢开来赶紧走几步，扶起男孩儿，说，小心点儿，小小猪。

小小猪是谁？等会儿我自会介绍，现在，还是先说一下我的妈妈吧。

你猜，我妈妈是哪个？对了，就是果果。当然，那会儿她还小，才十一二岁，在一家私塾学堂读书。刚才摔得吡牙咧嘴的小小猪，就是她的伙伴，如果搁现在，可以称为同学。

榴花把果果的同学拽到自己跟前，退让到一边，让谢开来走过去。拉着向玉清手的果果，跟在后边，走过小小猪身边时，向他扮了个鬼脸。小小猪也没客气，用手把自己的眼皮使劲往下扒，还了她一个鬼脸。

在院子的拐角处，有一个中等个、胖乎乎的年轻人，正推着一辆堆满了条筐、麻袋等杂物的独轮车。他看到谢开来和向玉清，站住脚，生硬地叫了声老爷、太太，谢开来和向玉清点点头。向玉清转头对榴花说，快叫台儿喜歇会儿吧，看他累得一头汗。榴花一边答应着，一边看了看谢开来。她发现，谢开来正在观察台儿喜，她顺着他的眼光，看到台儿喜弓着腰撇着旋，吃力地推着小车，直到被影避墙挡住视线。

你肯定又会问：台儿喜是谁呀？现在只能告诉你，他是我舅舅。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表亲，暂时保密。反正，娘就让我这样称呼他。

注：连载刊登时间为每周四或周五